

正義與自由

社會科學小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正義與自由

G. Lowes Dickinson
程振基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三三)

社會科學小叢書 正義與自由一冊

Justice and Liberty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Lowes Dickinson

譯述者 程振基

主編者 何炳松 劉秉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范平稿)

序

這本書是英人魯意斯狄克遜著的。狄克遜是一個現代政學名家，著作等身。他這本書的體裁，是一種政治談話，與柏拉圖的「理想國」很相像；不過主張完全不同。柏拉圖採取階級制度與共產制度，所以一般抱賢人政治者往往奉「理想國」爲圭臬，而一般社會黨亦推尊柏拉圖爲鼻祖。狄克遜卽本二十世紀新思潮，闡揚民主政治極其精透，而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亦以哲學眼光虛心討論。我國既建立共和，國民應當徹底了解民主政治的真義，不佞具此微意，爰譯是書。

目次

一 緒言	一
二 社會政體	一二
一 寡頭政治	一二
二 貴族政治	一七
三 暴民政治	一九
四 民主政治	二二
五 現存社會	二四
三 婚姻制度	三一
一 人口數目的規定	三三
二 人口品格的規定	三六
目次	一

正義與自由

二

三 上述規定的可能性 三九

四 愛情與婚姻 四一

五 貴族政治之人種養育 四四

六 民主政治之人種養育 四七

四 財產制度 五〇

一 現存社會之勞動分配 五三

二 貴族政治之勞動分配 六一

三 民主政治之勞動分配 六四

四 現存社會之勞動出產分配 七三

一 財產承襲 七四

二 地租 七七

三 利息 七九

四 工資 八二

五、勞動出產的公平分配	九三
-------------	----

一 分配依所需要	九九
----------	----

二 分配依所應得	一〇〇
----------	-----

六 現存社會生產力與其財產制度之關係	一〇八
--------------------	-----

五 政府	一二三
------	-----

一 政府是否必要	一二三
----------	-----

二 現存社會之政府的干涉範圍	一三一
----------------	-----

三 貴族政治之政府	一三五
-----------	-----

四 民主政治之政府	一三七
-----------	-----

一 婚姻之規定	一四〇
---------	-----

二 教育	一四三
------	-----

三 實業規定由於權力	一四三
------------	-----

四 實業規定由於勸獎	一五二
------------	-----

五	民主政治中無規定的實業	一六三
六	各種社會之精神	一七五
一	現存社會的精神	一七六
二	貴族政治的精神	一七九
三	集產主義的民主政治之精神	一八一
四	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之精神	一八三
七	各種社會之比較	一八五
八	政治理想的重要	二〇二
九	理想與事實的係關	二〇八

一 緒言

史 還是在這同樣地方？我早知道我們當能在此處尋得你。你依然是照常研究學問麼？

馬 正在做夢呀！我恐怕你要說我是做夢呀！這個地方真令人沉悶欲睡。流水的聲音，和牠的景緻；綠草斜坡上的松柏，及青石山巖與天相映，卻都足使我心曠神怡。但是今日我就將與牠們告別。我明日回家。

哈 明日爲甚麼？

馬 後日就是我的選舉區公民選舉的日子。

哈 你真要回家去投票麼？

馬 這是一定的，有何不可呢？

史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大政治家麼？當與南非戰爭的時候，有一次開會，有人仇視他，我因爲保

護他，還同那般人打了一架。最足使那般人氣忿的，就是我本來也是反對他的意見的一部分子。

馬 | 史杜奧素常最藐視我的政見。

史 | 你若不想把你的意見施諸實行，我一點也不反對你。你我的爭點，不是因為你好作空論；但是因為你要把你的空論用來實行。

馬 | 我的不幸事，就是我從不能使理想與實行分離。我曾竭力想盡法子，想把牠們分作兩下。我在少年的時候，醉心哲學，覺得這實體世界的存在繼續不滅，好像與我的思想沒有關係，這點使我甚是不安。後來我就決意投身於實體世界，且看牠的成分是什麼組成。我做了一個工程師，但是沒有益處。那工廠引我到機械學，由機械學到物理學，由物理學復歸到哲學。世人所謂的實體世界，我覺得毫不實在，不過是一個思想織成的一個大蜘蛛網。自牠的存在狀況看來，牠於我毫無意趣，而牠的意趣乃在於靈氣所鐘，自有牠的玄妙。我有生以來，都是如此觀察事物。所以無論何處我能從事於實行，那實行的事，又引我回到理想。

史 那就是你想做一個唯心哲學家，果不出我平素所料。

馬 唉，不是呀！因為理想又可以引我回到實行。我正是像那些可憐的人，天堂地獄都無處可以容身。我若先想及黑格爾，後來便要歸到證券交易所；我若先想及證券交易所，後來便要歸到黑格爾。

史 是呀！所以你那天起頭談所得稅的改良，後來又論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了。

馬 那是哈靈吞引我們談及的。但這個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了。

史 我恐怕我還是未明白。

馬 你與你們商界中人，凡我所遇見的，都有一種強固的迷信，以為萬事總有一定秩序的終極。我對於你們這種迷信，很覺奇怪；猶之你們對於我之喜談未經試驗未能前知的事，也覺可怪一樣。你知道人類的歷史不過是潛移默化的演進。你亦必知道古時英人與近代英人的理想及其成功事業，均判若鴻溝，截然不同，正如近代英人與理想中之烏托邦人，其思想懸殊，亦無少異。但你終不肯再進討論，以為想及將來即是做不能實行的夢，而在我即覺僅此

有討論的價值啊。

史 我不肯再進討論，並不是因為理想中將來的秩序與我們現在的社會秩序不同——將來社會上秩序，進步或退步，自有變更，這是無疑。——但是因為我敢斷定這些計畫都是不能實行的。

馬 是的；不過你何以敢武斷這些計畫都是不能實行呢？這些計畫是否行不過去我卻難於決定。

史 若是我說來不算得罪你，那麼就是因為我一生的事業比較使我與實際接觸得慣些。

馬 這個道理還說得過去。我也很想因沒經驗之故不來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往往虛心與商界中人談話時，也是總覺極不滿意。雖然他們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且對於許多事情，他們至少亦能分析所知的事理；但他們心坎中往往先有許多原則，謂什麼是公平的，什麼是合宜的，他們從不徹底研究。這些原則，我卻不能容納，而他們常用來作辯論的根據。

史 你說的是那些原則？

馬 我說的就是最緊要而且最普通的原則——財產與家庭——他們承認這兩者爲神聖，亦

即是最終的人生事業。在他們眼光中，財產與家庭即是特別制度，我們現在所必要的根本制度。因這緣故，若有人對於這些制度提出急進的改造，他們雖與辯論，亦不肯加以考量，且往往在未討論之先，就已有一個反對的成見了。不特商界中人如此，就是有些經濟學家，亦不能不說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有同一的觀念。他們雖有淵博的學問，良善的信仰，往往偏於做辯護人，不做科學家。

史 他們究竟是不是如此，卻沒有關係。只要他們的議論有充足的理由。我不打誑語說我完全沒有偏見，——我不相信人沒有偏見，——但我反對遠大的改良計畫，並不是憑着偏見，不過有時反對的理由與偏見符合而已。要之我之表示反對實因其理論上說不過去。

馬 是的；但怎樣說不過去呢？這又是我的一個難題了。研究這許多問題的難處，就是你們始終誤解人類的天性。凡我所曾交談的人都以爲人類的天性有一定分量，這分量多寡，好像他們都曾經量過的。但我以爲人是動物，常適應環境而變遷。千年前是怎樣，今日變了，千年以

後必又變了。在亞洲或非洲是怎麼樣，而在歐洲就不是了。人是進化的動物，他進化的定律，我們也不甚了解。今有人限定人類的天性於一定點，說『既是如何如何，必定如何如何，』及祇有如何如何的社會組織是可能的，這些議論，依我的見解，都是荒謬。我以為他們的理論根據根本錯誤，不能容納。這就是我不滿意不佩服他們這種太正確的辯論和太精細的解釋的道理。

史 沒有明理的人以為人類的天性不能變更，因而現在不可行的事，將來或者可行。不過我們的意思，人類的天性須先變更了，然後始可以改良各種組織。

馬 這話似亦有理由，但事實上又是窒礙難通。因各種組織有賴於人類天性固然不錯，但人類天性也賴有良好的社會組織，也賴我們對於社會組織的思想。你若尊敬各種組織為神聖，你若禁止批評牠們，又限制用牠們做個試驗，你就無異遏止精神的革命，惟精神革命為能使人類天性變更。鼓勵富人使其慷慨好義，或使貧者節儉忍耐，是不够的。因為這些勸導不過使人心寒。實際能鼓動他們的，惟有一種真正的指示，使他們知道現在是處於一種不合

理不公平的制度之下。因此他們或可覺悟今日社會的組織是不可容忍的。然後人類天性始能從此變更。

史 喂，現在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宣傳這種指示。

馬 是的，但是他們對於那些最需感化的人，即有能幹的商務管理人，從事宣傳，不見有何功效。我想沒有功效的原因，就是因他們都是有能幹的人。

馬 我想不然；乃是因為他們沒受過高等教育，營業以外，便無別的思想。社會主義者所指示的事實，他們不能領悟，因他們毫不感受那些事的痛苦。他們妄為辯正，或直頭不理，心裏卻不明其妙；他們不重視這些事，當然不能明白，他們的信仰力，我並不否認；但他們的能力實在有些問題。他們從來沒有經驗過精神的提高，社會主義者之所以為社會主義者，惟賴有此精神教他們用新式的眼光觀察現在的事與將來可能的事。但從他方面着想，我又應該承認他們的能力較社會主義者為尤大，因我以為無論什麼革命，不得他們的同情與實際的協助，總難得成功。不過他們的能力非經過一次感化之後，猶為無用。感化以後，他們或者仍

然反對社會主義者的一切建議，但我想不至於如此。就說他們仍然反對罷，他們那時的反對必與現在的反對截然不同。他們那時必是要幫助改良，不是要阻礙改良的人了。他們必定說：『若是那件與那件不能行，我們須試做這件與這件。』然而他們現在的普通態度乃是『我們須想出各種事都不能實行，以便各事都可不做。』

史 喂，你若談到這層，為什麼各事都要激烈的革命的做呢？我不是一個樂觀派的人，我想世上

有許多罪惡，有的原可以預先防止的。但我也不是一个悲觀派的人，雖然各事照現狀看來，許多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我們都知道社會是一個機器，無論如何總能做點事。然而你因為想改良社會，而將他弄成四分五裂，你須知道破鏡可就難重圓了。

馬 你假如現在是一個貧民，有你現在的經驗和能力，你還是這樣主張麼？

史 論理是我應該這樣。但我若是一個貧民，我或者不這樣主張，因我必至為怨憤或希望所蒙蔽。

馬 你現在雖不為希望所蒙蔽，豈不為恐怖所蒙蔽麼？除非我們受過感化，我們能不受階級的

蒙薩麼？

史 也許是，但用一個偏見換別一個偏見，沒有好處。

馬 但我們可取這個的長處補那個的短處。無論如何，富人原不妨從貧民方面觀察社會。

史 據我看來，他們正是這樣做呢。

馬 不都是這樣；而且那些最應該這樣做的人愈不這樣做，其實商人對於維持我們社會秩序的繼續，或好或歹，都比較別人的責任重大。

史 照你這樣說，就是那些商人要受感化麼？

馬 是的。

史 喂，我也是一個商人，我在此候教，任憑你感化我，看看你的本領。

馬 唉！我不是一個傳教者，不是個經濟家，也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不過傾向社會主義的一個複雜研究者罷咧。還有一層，我先要感化哈靈吞。

史 什麼！你兩人意見不合麼？